

浅析语言与文化的交融——以河南省济源市方言为例

卢蒙鑫

扬州大学, 江苏扬州, 225000;

摘要: 本文以河南省济源市方言为例, 在语言与文化的交融大框架下, 从语音、词汇、语法三方面进行浅析, 以此总结了济源方言中的文化印记, 并对方言教学持支持态度, 对于语言教学有一定的积极意义。

关键词: 济源方言; 语言与文化; 语言教学

DOI: 10.64216/3080-1494.25.06.033

引言

语言, 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, 不单单是一套符号系统, 还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表现形式。它承载着一个民族或者地区的历史、价值观、风俗习惯、思维方式等丰富的文化内涵, 和文化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, 密不可分。不同地区的方言, 靠着独特的语音、词汇和语法, 把当地的文化特色展现得生动又具体。本文以河南省济源市的方言为例, 浅析这片地域上语言与文化的交融。

济源市地处于河南省的西北部, 北部靠太行山, 与山西省毗邻; 南部临近黄河, 与古都洛阳隔河相望;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, 此地凭借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, 自然而然地成为中原文化与三晋文化的交汇融合之地。这样特殊的地理和历史背景, 造就了济源方言独一无二的特色: 济源方言虽在地域上隶属于河南省, 但却不属于中原官话, 而是属于晋语, 但在晋语的基础上又增添了当地的特色, 造就了独特的语言风格。

1 语音方面

1.1 零声母现象

在济源方言中, 一些靠近山西的地界如邵原镇的方言中, 有一些以元音开头的音节, 在发音时会出现零声母的情况。比如“爱(ài)”会被发成类似“嗯爱(ngài)”的音, 就是在“爱”这个音前面加上了一个轻微的舌根浊鼻音“ng”作为声母; “鹅(é)”会读成“嗯鹅(ngé)”, 也是在元音“e”前加上了“ng”。

1.2 韵母的音变现象

复韵母的单元音化: 有一部分复韵母在发音时会出现单元音化的现象。例如“好(hǎo)”的发音一顺口, 那发音就跟“hǎ”差不多了, 原本“ao”复韵母该有的从“a”滑到“o”的那个过程, 一下子就

缩短了, 听着就更像个单纯的“a”音; “对(duì)”

可能会被读成“dèi”, “ui”复韵母的那个变化也挺明显, 本来该有个从“u”过渡到“i”的动程, 这下可好, 变得特别短, 听起来就跟个单元音“èi”似的, 听起来理解就容易出现问

1.3 调值的变化

入声是豫北晋语语音的主要特征^[1]。普通话中阴平的调值是55, 发音高平。但是在济源方言中, 阴平的调值可能会有所不同, 一般会略低于55, 听起来没有普通话那么平, 有一点微微的降调趋势, 比如“妈(mā)”字, 在济源方言中的发音调值可能更接近44; 普通话中阳平的调值是35, 而济源方言中的阳平调值可能会偏低一些, 发音升高的幅度没有普通话那么大, 例如“麻(má)”字, 在济源方言中的发音升调没有普通话明显。

济源方言中缺失了上声。在济源方言的声调体系中, 大部分原本读上声的字被转化为去声, 还有一部分则转化为轻声或者入声。例如, “袄”在普通话中读上声, 在济源方言中则读去声; “打”在普通话中是上声, 在济源方言里部分人会读成轻声。

济源话最大的一个特点在于去声的大量存在。大约有60%的古入声字仍然读作入声, 例如“捌、憋、鳖、瘪、笔”“擦、吃、出、戳”等字, 在济源方言中都读入声, 字的发音短促有力, 和普通话、中原官话中的发音截然不同。

另外, 济源方言中轻声的运用也比较广泛, 尤其是在人名和数字读法中。当只读名不读姓或使用叠音名时, 轻声的出现频率较高, 例如“明明(míng míng 轻声)”“静静(jìng jìng 轻声)”。济源方言中的数字还有独特的双读法。一种是不带量词的非量词数字读法, 后面可以跟上量词, 如“一(yī 入声)、二(èr 轻声)、

三(san 轻声)”;另一种是本身包含了对量词读法的量词数字读法,后面不能跟上量词,如“一(ye 轻声)、二(lia 四声)、三(sa 轻声)”。

2 词汇方面

2.1 古语词保留较多

2.1.1 在济源方言里,对亲属的称谓保留了许多古雅的说法

比如,称“伯父”为“bei”,这一称谓在很多古代文献中可以找到。在一些古汉语研究资料中可知,古代对于父亲兄长的称呼存在多种变体,“bei”也许是其中一脉的传承,不同于普通话中简单的“伯伯”,保留了更为古朴的发音和文化内涵。而“伯母”称作“娘(niang 三声)”或“娘娘(连读时,前者读 niang 三声,后者读 niang 一声)”,“娘”在古汉语中是对女性长辈的泛称,这种独特的读音和用法,体现了济源方言在亲属称谓上对古制的延续,反映出古代家族中长幼有序、亲疏有别的家族文化传统。还有“外公”称为“外(wei 二声)爷”,“外婆”称为“外(wei 二声)婆、婆婆”,“外”字发音的独特性,以及对“婆”字的沿用,都带有浓厚的古意,与古代对母系亲属长辈的称谓体系相呼应。

2.1.2 济源方言在时间表达上,也有着独特的古语词

比如,“夜隔”表示“昨天”,“夜”在古汉语中就有夜晚、过去时间的含义,如“夙兴夜寐”中的“夜”。“夜隔”一词将“夜”所代表的过去时间概念和“隔”所表示的时间间隔相结合,形象地表达出“昨天”这一时间概念,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独特感知方式。“年下”指“春节”,春节是一年之始,在古代,“年”本身就象征着新旧交替,“下”字则可能源于古代对时间空间化的理解,将一年的起始视为时间的一个节点,有从新的起点开始之意,蕴含着丰富的农耕文明时期人们对新年的期盼和对时间循环的认知。

2.1.3 在描述自然事物时,济源方言同样保留了不少古语词

如“日头”指代“太阳”,“日”在古汉语中是对太阳的正式称呼,从甲骨文的“日”字象形就能看出其与太阳的紧密联系。“日头”一词是对古汉语中“日”的一种口语化运用,在古代诗词和文献中,也可以经常见到“日”与“头”结合来指代太阳的

用法,体现了济源方言对古代自然事物命名传统的坚守。再如“冬凌”表示“冰”,“凌”在古汉语中有冰、冰凌的含义,“冬凌”一词不仅准确地描绘出冬天水结冰的自然现象,更反映出古代人们对自然规律的细致观察和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。

2.2 特色词汇丰富

2.2.1 济源方言在形成过程中拥有了一些当地独特的词汇说法

在气象和地物方面,“打雷”说“响忽雷”,生动地模拟了打雷的声音,也因为雷声是忽而骤响,所以结合了发声特点和时间特点而形成;“小水坑”说“水不池儿”,因为水坑的体积小,无法成池,所以叫“不池”;“土堆”说“土谷堆”,简单形象地描绘了土堆的形状。

在评价人以及对人的描述方面,“二杆子”指做事蛮干、不考虑后果的人,带有一定的贬义;“能豆儿”形容机灵但是爱故意逞能的人,形象地表现出这类人的特点,属于贬义;“齐楚(chu 一声或轻声)”表示整齐,形容人的穿着或物品的摆放很讲究。

在生活方面,“忽浆打肚”意思是稀里糊涂,形容人做事不清晰、不明事理,含糊着做事糊弄过去;“马瓢”是一种舀水的铁制工具,是过去农村生活中常见的用品;“滴溜”有提起来、挂起来的意思,如“把东西滴溜起来”。

2.3 受外来词汇影响

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,山西晋语中有些词汇也会被济源方言借用。例如“圪崂”这个词在山西方言中很常见,济源方言中也有“圪崂”,指角落、偏僻的地方。如“把东西放那圪崂里”,在济源话里,保留了这种晋语的说法,体现了地域上的语言交融;再比如“日哄”有欺骗、哄骗的意思,在晋语区使用较为广泛,济源方言受其影响也有这个词汇,日常话语中“你别日哄我了”,就是别骗我了的意思。

除去山西的晋语,济源方言同样受到近现代官话、普通话和其他方言的影响。例如“洋火”即火柴,在济源方言中以前也叫“取灯”。但随着普通话的推广普及以及和外界交流的增多,“洋火”这个在近现代官话中较为常见的词汇也被济源人所接受和使用,和“取灯”并存了一段时间;“洋碱”指肥皂,是受近现代外来文化和官话影响产生的词汇,在济源,过去人们用“洋碱”来称呼肥皂,因为在当时肥皂是从国外

或外地传入的新鲜事物，所以被冠以“洋”字，“洋车”即自行车，这样的叫法也是如此；“忽悠”原本是东北方言，有欺骗、蒙骗、煽动等意思，现在在济源方言中也经常能听到，比如“你别忽悠我了”，就是让对方别欺骗自己。这是因为随着东北地区文化产品如小品、电视剧等的广泛传播，“忽悠”这个词被济源人所熟知并使用，逐渐成为济源方言中的一个常用词汇。

3 语法方面

3.1 “V 嘞慌”结构

“V 嘞慌”结构是济源方言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种语法结构，用来表示程度深，在当地人们的日常交流中被广泛运用。例如，“饿嘞慌”表示非常饥饿，“渴嘞慌”表示极度口渴，“累嘞慌”则形容身体疲惫不堪。这种结构通过在动词后面添加“嘞慌”，简洁而生动地强化了动作所表达的程度，让情感的抒发更加直接强烈。从文化心理角度来看，“V 嘞慌”结构体现了济源人直爽、质朴的性格特点，在表达自身感受时，不喜欢委婉含蓄，而是倾向于用这种直白、强烈的方式来传达内心的真实情感。这种表达方式反映出济源地区人民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，形成的一种豪爽、文化心理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真实坦率，不做作，不掩饰。

3.2 “老 AA”结构

“老 AA”结构在济源方言中通常用来表示程度加深或强调某种状态。例如，“老长长”“老短短”“老高高”“老低低”等。在表达“这条绳子老长长”时，“老长长”比单纯说“这条绳子很长”更强调绳子长的程度，给人一种更为直观、强烈的感受。

朱德熙先生在《现代汉语形容词研究》中曾指出有两类单音节形容词不能重叠或很少重叠的：一类是表绝对的性质形容词，如“错、假、粉、紫”等；一类是所说的“坏字眼”如“臭、破、脏、坏”等^[2]。但是一些表绝对性质的单音节形容词和表消极意义的单音节形容词（坏字眼）在济源方言中可以重叠，也就是能够进入“老 AA”式受程度副词“老”的修饰^[3]。例如：老坏坏的人不能打交道。

这种语法结构的形成可能与当地人们的语言习惯有关，通过形容词的重复说明，并在前面加上“老”字修饰程度，能够更生动地表达出事物的特征或状态，使语言更加富有感染力。

3.3 语气词和助词丰富

济源方言中有很多独特的语气词，如“呀”“啊”“咧”“呗”“哩”等，这些语气词在不同的语境中表达不同的语气和情感。比如“你吃饭了呀”“我知道咧”“他不来就算了呗”，“呀”“咧”“呗”分别表示疑问、陈述肯定、无所谓等语气。

助词“嘞”字在济源方言中使用的非常频率高，既可以作为语气助词，也可以相当于普通话中的“的”“地”“得”。如“我吃嘞饭”（我吃的饭），“他跑嘞快”（他跑得快），“慢慢嘞走”（慢慢地走）。

4 济源方言中的文化印记

济源方言的形成和发展，跟当地的历史发展是密不可分的。济源作为古代济水的源头，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文化积淀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不断吸收着周边地区的语言特点，慢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。

比如说，因为济源跟山西就隔着一座太行山，所以济源方言里头就保留了不少晋语的成分。听济源人说话，经常会听到“圪”字打头的词，像“圪蹴”（蹲着）、“圪针”（荆棘），这都是典型的晋语特色。再比如，济源作为道教圣地，方言里头也保留了不少跟道教文化有关的词汇。像“老君”、“王屋”这些词，都是济源人挂在嘴边的话，一听就知道是本地人。

所以说，济源方言不是简简单单的地方话，而是历史的见证者，记录着济源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。从这些方言词汇里头，我们不仅能听出济源人的说话方式，还能感受到这个地方独特的文化气息。

5 结语

通过浅析济源方言，可以明晰地看到语言与当地文化之间的交融之密切，不仅可以从语言学教学的角度入手让学生了解语言的特点，更能在教学中扩大学生对于特定地点方言的认识，以便更好地将语言片的方言传递下去，构建多元的语言学习体系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卢海. 豫北晋语入声的调查与比较[J]. 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 2015, 31(01): 12-16.
- [2] 朱德熙. 朱德熙文集（第二卷）[M]. 北京: 商务印书馆, 1999.
- [3] 王丽. 济源方言的程度副词“老”[J].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, 2014, 13(01): 4-6+98.